

王小波门下走狗

欢乐宋◎主编

第四波



贫乏时代最幽默的文字

知识出版社

王小波门下走狗

第四波



知識出版社

总编辑：徐惟诚 社长：田胜立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第四波：王小波门下走狗 / 欢乐宋主编. —北京：知识出版社，2006.1
ISBN 7-5015-4554-5

I.第... II.欢... III.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1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155666号

策 划 人 西祠胡同王小波门下走狗

责任编辑 郭银星 陆 源

责任印制 徐继康

装帧设计 谢顺富

出版发行 知识出版社

地 址 北京阜成门北大街17号 邮政编码：100037

电 话 010-68338363

网 址 <http://www.ecph.com.cn>

印 刷 河北省鑫宏源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毫米 1/16

印 张 20.5

字 数 350千字

印 次 2006年1月第1版 2006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15-4554-5

印 数 1-5000册

定 价 25.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序言

假如王小波还活着

文/欢乐宋

假如王小波还活着，至少多活十年吧，这个亲爱的死鬼会有怎样的人生际遇呢？如果不是遭遇特殊的事情，王二应该还会坚持写作。毕竟，对他来说，爱写作，就像爱生命。王小波说过，写作的意义在于与人交流，所以他应该还会不停地投稿，说不定会在梅开二度之后，再次拿到《联合报》的文学奖。用一句足球界的黑话来说，那就叫上演了“帽子戏法”。但是，那又能怎么样？毕竟那只是在海外获得一个大陆并不知名的文学奖。他很可能继续郁闷着他的郁闷，去寻找明天的“发表”。

好了，让我们假设王小波有一个幸运的收获：他的小说《黄金时代》被一位二流导演拍成电影，却获得奇迹般的成功（张艺谋是没这本事了，张元估计也不行，这样的luckydog在那个圈子里几乎不存在）；附庸风雅的娱乐圈及其受众扩大了他的知名度，王小波终于成为炙手可热的“权力人物”；他终于可以挺起海拔不低的胸脯，跟形形色色的“老油条”分庭抗礼了；那些热爱他的编辑朋友们，再也不用因为不得不删改他的文稿而内疚了，因为王先生不需要考虑那些病态的标准了。

可以想象，会有很多出版商找到王小波，不论托多少关系，花多少代价，也要请老王吃饭，然后谈“正事”。比如金丽红，现在她已经到了长江文艺出版社。这个平台有足够的实力捧红一位默默无闻的作者，何况鼎鼎大名的王小波呢？老王这时候可以摆谱了：

“版税20%，起印30万册，一次性提前付清。”金大姐会说：“哥们，小崔的《不过如此》和小刚的《我把青春献给你》也不过xx%嘛，王朔、刘震云出个人专辑都给我面子的。”或者：“市场凶险，先起印10万册，如有加印我们一定不会隐瞒。”诸如此类的话，老王这时候会歪着脑袋想一会儿，然后端起酒杯和老金成交，反正亏不了他，接下来的事情还多着呢……王小波要到各大城市签售。可以想象，老王不会傻乎乎地穿上西装领带，那多像“棒槌”呀。老王更不会化妆，这种事情只有上世纪80年代的后生作者才干得出来。我想，老王多半会吊儿郎当地穿上他的破褂子或者破T恤衫，这种做派才符合他的本性。当然，王小波也会遇到令人头疼的事情，全国各地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媒体会找他约稿，或者做个访谈，做个嘉宾什么的。王小波不可能天天掏空心思去写无聊的专栏，多有智慧的人也会被催稿逼得趣味全无，那种便秘强弩的感觉不符合王二的本性。当然，王二也有可能会被某个知名网站邀去和网友聊天，他没准就答应了，反正写作也没有灵感了，不如和人聊聊。于是，就有可能出现下面的场景。

会有网友问他：“王先生，你觉得你离诺贝尔文学奖还有多远？”

王二听到这样的话会很烦，为什么大家都爱提这么傻的问题？这和老子在高校座谈、演讲时傻冒大学生们的提问有什么不同嘛！王二这么聪明的人，有可能会像一位姓贾的陕西作家那样说：“永远。”或者沉默不答。沉默大都是环境逼出来的，不符合人的本性。

还会有网友提问。比如王大师在美国留学，为什么要回到中国呢？你如何看待中国的社会现实和发展机会？这网友八成是想出国或者要回国。王小波可以回答：“我是中国人，我热爱我的祖国和儿子。”

又会有网友提问：“王老师，你如何看待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你在美国的时候好像有汽车呀，什么牌子的，你喜欢什么性能的汽车呢？”“你觉得爱情真的伟大吗？我怎么觉得爱情就是

一场游戏，越爱越伤心呢？”“王先生，你喜欢到哪里旅游呢？”“你是我最崇拜的作家，告诉我如何去写作吧！什么是文学呢？当作家要为了文学而写作，还是为了人生社会而写作呢？你觉得韩寒、郭敬明他们的水平怎么样？”如此等等。这些问题没准都会让王小波气得大骂的。

.....

万一王小波还活着，至少再活十年，没准他依然还属于“沉默的大多数”呢！可以想象，他会过着潦倒的生活，只有极少数的好友可以交流，常常为了小说发表而大伤脑筋。他会像李卫公那样把“费尔马大定理”写到春宫图里，秋波无痕，谁也看不出来。必要的时候，他也会写“大隋皇帝万万岁”，但是考官们总会让他及不了格的。

他也有可能会拿着油印的小册子，见到出版社或者书商狂送，哪怕只有7%的版税、8000册的起印量。但出版商也要养活一帮人，他们会让王小波写得更生猛一些，给他贴上“xx写作”的标签，甚至让他把裸照发到网上。总之，媒体需要更新选题，不停地刺激读者，噱头不够怎么行呢？

所以，王小波会更加忧郁，像一位愁容骑士。“一切都在无可挽回地走向庸俗”，所以他“不得不强忍着绝望活在世上”。李银河不在身边，王小波离群索居，一边写作，一边不停地抽烟，健康继续恶化。但是，他的读者和未来的读者有福了，因为，这家伙再写下去，鬼神都会夜哭的。



C O N T E N T S

流氓家史

◎徐皓峰 1

北平的日本人给他的第一项任务,是请大画家张大千为日本人作画。

爷爷来自十里洋场,最会吓唬人。他把一个地雷埋在张大千院子中,一只脚高悬其上,意思是“你要是不画,我就一脚踩上去。”张大千从此闭门不出。爷爷金鸡独立了七天之后,实在太困了,就跑到一边睡了个觉,醒来后忘了地雷埋在哪儿,他一蹦一跳地想溜出张家小院,但还是踩在了地雷上……

夜 轮

◎中风狂走的小源 43

旅行者遇到了那个美丽的女人,一名风情万种的年轻寡妇。——按照18世纪的一位著名命运论者的说法,刘远与漂亮寡妇的相遇,以及老邮轮随后发生的种种变故和混乱、昏睡病的蔓延,包括冰山似的巨大海虱在浓雾中浮出水面,这一切都是在天上的大书里写好了的。

舞 王

◎救世猪 88

我捂着头从教学楼的入口走进去了。上次我们协会有人在练POPING,把楼顶上的砖头都震掉了。后来民工伯伯们找他去谈心,谈了3天3夜我才看到他眼泪婆娑地从传达室出来。后来的一个星期就看到他那样一边练失重一边在楼顶上孤独地刷着油漆。他那落寞的眼神在夕阳的照映下浮现出的复杂情绪我一辈子也忘不了。我想,他真是一个有实力,有韧性的男人,我以后找GAY一定要找像他那样的好GAY。

怀孕的男人

◎杜鸿 130

他的身体,确实发生了一件前所未有的事情:他怀上了一个孩子。

混沌记

◎雷思温 163

等到中学时,父母决定中断我的大师生涯,据说由于我琴技惊人进步飞速,害得他们走路时头抬得过高,步子迈得过大,已经严重影响到他们在公共场合的形象,一连三个月没拿到奖金,被评为不讲卫生不讲公德的两大坏分子。我对他们的遭遇表示同情,同时对放弃钢琴也淡然处之。随它去吧,反正我也懒得再动弹了,我累了,十个指头都练成劈叉的样子,想不放弃都不行啊。

毕业歌

◎胡坚 206

2004年7月底,我在广州正式开始了我的职业生涯,早在那之前,我们的青春,已在不知不觉之间渐渐逝去。

黑耳朵

◎铸剑 241

“黄老师上他家告了他爸。”王继东说,“他爸狠揍了他。今上午他爸把他锁在了屋里,没让他上学,他就喝了敌敌畏了。喝了觉得渴得慌,又喝脸盆里的洗脸水。他喝了药可能觉得后悔了,叫邻居阿姨叔叔救命。最后就死了,没命了……现在全校都知道了。”说着,王继东看着对面的墙,把那截干丝瓜秧塞到嘴里,咬着,一声不吭。

开会大楼里叫春的猫

◎托尼熊 292

老头破口开骂,扭身去叫保安抓我,我才知道要糟了。我还在想如果人家也用手摇电话机电我的阴囊,用橡胶棍捣我的肋骨,我是不是应该把034招出来。狠斗私字一闪念之后,我想到我说过我爱034,还是决定不招出来的好。

流氓家史

◎徐皓峰

作者简介：徐皓峰，1973年生，1997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1999年开始发表小说。

1

20世纪末年的一日，一个十岁小孩站在北京王府井百货大楼前，嘴里叼着冰棍，手里拿着烟，边吃边抽。他叫张招考，他爸爸叫张金贵，他爷爷叫张天霸。

在2000年，得了老年呆痴症的爷爷非常肯定地说：“是我杀了宋教仁。”全家人极度恐慌，查了历史书，发现那时爷爷应该还在卖苹果或梨。过了一个月，爷爷异常坚定地说：“闻一多是我杀的，你们查了历史书我也这么说。”父亲只好随声附合，但建议把“闻一多”三字改成“汪精卫”。爷爷在口头上杀了他知道的所有历史名人后，便死去了。死前一闪念，悟到了自己原来是荆柯。

爷爷在他这岁数，中国还没解放。在解放前，时兴打日本，爷爷没有打过日本，但他经常打人，他就是个打手，人在青帮。打手之前的生涯，是卖水果，每日嚷无数遍“一块钱三斤”。再之前，因年代久远，爷爷又不说，考证不出来，但肯定是个穷人的孩子。

爷爷因为整日数梨，脑子得到锻炼，一日灵机一动，想明了一个问题：要想活的行，去找黄金荣。黄公馆的人还没把他的名字问清楚，就带他去打人了。那时候爷爷还不会打人，一个瘦瘦的青年告诉他：“只要你使劲，不管打哪儿，别人都会疼。”

爷爷成了个打手。那个瘦瘦的青年日后我们知道，叫杜月笙。

爷爷在上海这地方没女人喜欢，生活空虚。后来学着黄金荣这位流氓大亨，喜欢上了京剧。有一天他看上了个唱小旦的，跑到后台与小旦套瓷，不料在后台发现了另一个流氓大亨——张啸林。爷爷没敢多事，就和一个老旦聊上了天。这个老旦日后就成了奶奶。

奶奶嫁给了爷爷，奶奶是个标准的戏子，每天在家中吊嗓子。爷爷一天到晚在外面出生入死，爷爷是个流氓。上海滩，赌场、马场、电影厂。他有空就去电影厂，爷爷喜欢女明星。有个跑龙套的女演员经常吃不上饭。当时最贵的小吃是冰激凌，爷爷用一个月打人挣的钱给她买了个冰激凌，希望能够得逞。女演员边吃边流泪：“想不到我也能吃上冰激凌，等我红了，天天吃冰激凌。”

爷爷听了一阵心酸，想想自己也是个苦出身，强压住非分之想，悲伤地走了。后来听说这个女演员要求进步，四处贴新思想传单，被特务扔下了黄浦江，从此爷爷就再也不吃冰激凌了。多少年以后，爷爷由于历史原因需要交代个人历史，想想当初要是霸占了她，就少了个进步女性，便写上了“曾对进步事业作出贡献”。

上海的女明星都要求进步，所以爷爷的明星梦始终没有实现。他和奶奶多年没有孩子，对此爷爷深为烦恼。那时的爷爷，已积累了多年的打架经验，黄金荣把他由打手提升成了杀手，恰巧此时日本人来了，围住了租界。这一年爷爷已三十六了，正好是96年足球明星马拉多纳的年纪，该换个活法了，他当了汉奸。

但当了汉奸，孩子也没生下来。那时的国民政府提倡新生活运动，取缔了妓女，妓女们就转行做了舞女。但有个别妓女不会跳舞，失业在家，爷爷去求失业的妓女：“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帮我生一个吧。”

他求的人多了，大姑，二姑就有了。当把这两个孩子抱回家时，奶奶寻死觅活，跳了黄浦江，却怎么也沉不下去，原来肚子里已有了东西。八个月以后，父亲张金贵降生了。

家里一下子有了两个野种，一个正茬，虽然是汉奸，也猛地感到了生活的艰难。此时上海已是“若想活得行，去找杜月笙”了。爷爷去找了。杜月笙对他委以重任，一阵腥风血雨笼罩了上海，一家人的日子渐渐好转。

“恶人自有恶人磨”是旧社会的规律，那一年，“杀手之王”王亚樵受一群青年志士之托，决心做一件有益于社会的事，拔掉社会毒瘤——杜月笙。杜月笙准备先下手为强，让爷爷去杀王亚樵。爷爷有生以来第二次思考，结果是，去杀王亚樵无异于自杀。因为，虽然专业技术仲伯之间，但王亚樵常混迹于文化人中，受了熏陶，经常灵感不断，突发奇想。

为了避免被“奇想”，爷爷逃去了北平，留下了生死不明的杜月笙。后来听说杜月笙给了王亚樵一笔钱和一个美女，王亚樵就丧失了灵感，最终被一群三流杀手弄死在一个一流宾馆里。

2

爷爷带着五口之家出了北平火车站，吸着不同于上海的晨气，悲哀地想到自己结束了杀手生涯，决定再去当汉奸。北平的日本人给他的第一项任务，是请大画家张大千为日本人作画。

爷爷来自十里洋场，最会吓唬人。他把一个地雷埋在张大千院子中，一只脚高悬其上，意思是“你要是不画，我就一脚踩上去”。张大千从此闭门不出。爷爷金鸡独立了七天之后，实在太困了，就跑到一边睡了个觉，醒来后忘了地雷埋在哪儿，他一蹦一跳地想溜出张家小院，但还是踩在了地雷上……

自那以后，爷爷的汉奸生涯也结束了，五口之家落拓在北京。五口之家靠着爷爷当打手、杀手、汉奸挣下的血汗钱度过了一年，就没钱了。大姑、二姑长成了一对姊妹花，奶奶望着她俩，一咬牙左右手各拉一个上了马路，开始了卖唱生涯。每天傍晚时分，母女三人化装成老太太沿着长安街一路唱去，后来被人贩子看破，卖给了外国人，几经周折，被法国人弄成了艺术大师——这是后话。

家里只剩下父子两人。看着父亲，爷爷决定叫他张金贵，盼望他能挣钱。父亲不愧是流氓的后代、杀手的儿子、汉奸的种，在大

马路上，两次从人贩子手中逃出，两次打倒了人贩子，两次威吓住了人贩子，两次骂了人贩子，两次说服了人贩子，最终认识了贩人集团的头儿。头儿是个研究西洋哲学的人，上过北大，他对父亲讲明了他干这行的原由：

“西洋哲学非常辩证，讲的是‘物极必反’，坏的开始往往有好的结果，开始越坏，动机越不良，收到的成效就越好。贩人这一行，够坏的吧？可使中华人种遍布世界的也是我们，这叫人口流通，比货币流通高级多了。”

父亲折服了，决定把爷爷卖到美国。丰富的杀手生涯使爷爷在单腿蹦的情况下躲过了无数次熏香、暗袋、闷棒、冷枪。每次当父亲在家中数钱时，往往爷爷的单腿也进了门。这个打不倒的汉子，使父亲悟到了一点：中国的东西能卖得出去的是国宝，卖不出去的就是民族的根了。

3

六岁的父亲在头儿的资助下上了小学——“牛烘烘小学”。这所学校是北平的贵族学校，集中了达官贵人的下一代。父亲与这批自小见金玩银的家伙比起来，有着太多的社会经验，很自然地成了班长。

这批小孩的父母都是人中龙凤，一个月的零花钱够建造三所北大。父亲稍微收收班费，日子也就好起来。父随子贵，在父亲的大力推荐下，爷爷成了贩人集团的技术顾问和众多权贵的保镖指导。爷爷虽残了一条腿，但多年的实践活动使他具有一种杀人不眨眼的人所没有的威严，令北平人士肃然起敬。他是个难得的内行，经他指点的杀手充斥着北平的大街小巷，北平人民的生活危险程度飞速向上海靠拢。

威严的爷爷征服了权贵的心，经常被请去复述当年的传奇岁月，爷爷是个无口才之人，但不是个无心之人，为了生活得更好，他经常到茶馆去听一部叫《福尔摩斯》的评书。

爷爷的回忆大受欢迎。“在一个有风有雨的夜晚，听一个独腿老流氓讲述杀人的故事。”——这一场面在20世纪40年代初，成为

北平人追求的时尚。爷爷成为了社会中的坐标：年轻人以与爷爷握过手，向女友炫耀“我也不是吃素的”；中年人以与爷爷喝过酒，作为自己成为社会强人的起步；老年人以不认识爷爷，表明自己一世清白；日本人因爷爷有过汉奸经历而自豪，逢人便说“那是我们的人”。

爷爷因社会活动太多，顾不上父亲了。父亲犹如一棵野草，全无顾忌地成长着。他的才能随着身高而增长，当他成功地把二百三十名韩国妇女卖给在东北的日本人，把三百二十名流亡在上海的犹太人卖给在苏联的德国人后，北平贩人集团发展成了国际企业。

父亲终于和同学们一样有钱了，但还是总收班费，以至引起抗议。父亲早有准备，带着全班同学去春游。在风景区的山顶，父亲指着远方说：“那里是欧洲。”众公子小姐立刻号啕大哭。

他们去了欧洲。从此父亲就一个人听课了，但直至小学毕业也没人追查此事。父亲看得很准：那帮龙凤们每日花天酒地，事事如意，唯子女是后顾之忧，转瞬间下一代烟消云散，生活变得完美，他们高兴还来不及呢。

父亲小学毕业后上了北大附中。这里是知识的海洋，父亲浸学不已，给贩卖人口这一行当增加了新的理念。他所在的贩人集团把全国人民调动了一遍，使得河南人说广东话，四川人说陕西话，四方口音交融，逐步形成了普通话。

一山不能容二虎，学了几何、历史、地理的父亲在内訾中，把原来的头儿，那个研究西洋哲学的家伙卖到了灾难深重的台湾，台湾当时被日本霸占，他给日本人砍木头去了。

父亲上初中时，北大流行“实证主义”，父亲受到极大启发，从此稳坐贩人集团主席，平定了所有不安定因素，将不顺眼的人都卖了。事过多年，父亲把实证主义归纳了一下：“偷偷摸摸，少说多干。”

在父亲十六岁升上高中时，遭受了有生以来第一个挫折。父亲品学兼优，有勇有谋，多年的贩人活动，使他视人如草芥，气宇如王侯。为了纪念自己顺利升上高中，决定干一件爱国的事。一个风高月黑的夜，父亲从日本大使馆劫走了七个日本小孩，他们被扎入麻袋准备以高价卖给非洲人。当时北平的汉奸很多，“张金贵”的

名字很快送到日本军部，军部司令批示“要以德服人”。父亲享受了日本人发明的各种刑具，被“折服”了一番。

在卧床养伤的日子里，父亲决定不单要爱国而且要抗日。他找了张日本地图，天天用针扎，过了几天，听说两颗原子弹落在了日本的土地上。日本投降了，中国胜利了。

父亲领带的贩人集团仍然不依不饶，一些未及时回国的日本人往往双眼一黑就到了沙漠中，后来他们创造了忍渴、忍饿的世界纪录。日方一面自吹“又一次证明了大和民族的优秀”，一方面要当时的国民政府作出交代。国民政府答复：“是黑社会干的。”——被国民普遍认为是一次外交胜利。父亲的事迹被编入了评书和大鼓。

父亲成为民族英雄后不久，解放战争就全面爆发了。拥有众多运输系统的贩人集团准备从逃跑的国民政府那儿大捞一笔，不料国民政府已神秘莫测地去了台湾。父亲大惊失措，后来听说那些大官有不少出身青帮，不由得对黑道前辈的手段佩服不已。

4

中国人民迎来了解放。解放军进城，戎马生涯久矣的士兵渴望文化，城中的劳苦大众也要求扫盲，北平城中掀起一股学习热潮，许多人都成了教师。

父亲也在一个补习班执教，讲授《犯罪心理学》。但因父亲讲得过于绘声绘色，一个个流氓形象生动无比、罪行场面充满悬念，以至连一些久经战火考验的老兵也不时杂念丛生，想在十里洋场、京华春梦中一试身手。

望着讲台上口若悬河的父亲，讲台下的全体学员产生了“他是个什么人”的悬念。经过调查，父亲被劝走了。爷爷奋勇接下执教任务，以一句“月黑杀人夜”开始了教师生涯，学员立刻感到“这个比那个更甚”。

每次下课所有人的眼神都不对，互相低着头，不敢对视，生怕擦出火星，引来不可收拾的恶果。当学校开会时，参加辅导班的人都被调到了后排，因为他们的气质日渐独特，让人看见了十

分不妥。尤其怕领导提出：“学了文化，为什么会是一副心怀鬼胎的样子？”

终于，爷爷也被劝走。这件事对爷爷造成了致命打击，毁了他全部的自信，醒悟到自己伤天害理，就得了精神病，从此不再睡觉，终日一把牛耳尖刀在手，双目流转不停，总在念叨：“谁来杀我？”

父亲遍寻京城名医，却只是得到一些“为人不做亏心事，不怕半夜鬼敲门”的感叹，有人劝他：“还是烧烧香吧。”父子俩只得去烧香了。

寺里是个年轻法师，对于外面的新世界十分好奇，开口就问：“有什么新鲜事吗？”

父亲说：“现在新出来一个叫侯宝林的，说相声特棒。”

“还有什么新鲜事？”

“我们当家作主了，可以到故宫的龙椅上随便坐。”

法师大为兴奋：“门票多少钱一张？”

“一角。”

“有点贵。”

父亲忙把话题引开，表明此行专为爷爷治病。法师转头细看爷爷，见一个贼眉鼠眼的独腿老头立在面前，袖子中似乎还藏了把刀，随时准备刺过来。法师感到一丝凉意穿胸而过，心想：先把他搞晕再说。

法师：“你怕么？”

爷爷：“不怕。只要我不睡，任何人都伤不了我。”

法师：“无一事怕？”

爷爷：“只怕一事，当我小便时，有人来袭，咋办？你只解我这一事，我病全消。”

法师：“只一心小便，不顾其他。”

爷爷：“如有人伤我性命……”

法师：“小便要紧。”

爷爷顿觉天旋地转，斗转星移，几十年命运挣扎，还不如专心小便，一时间身无所凭，先哭后笑几番，竟然开悟了，叫道：“厕所在哪？”

法师叹道：“好悟性！既然立地成佛了，就放下屠刀吧。”爷爷弹了弹刀尖：“不行，我得留着。”法师陪着笑：“高明，好一个佛要成刀要拿。”父亲觉得留个拿刀的佛在家里终归不是什么好事，就对法师说：“您收下他吧。”爷爷在旁边挥舞着小刀：“收不收？”法师说：“收。”

爷爷剃度以后，法师从其兴趣爱好考虑，让他去了少林寺。

5

爷爷走后，父亲考上了大学，北大考古系，心里的考虑是：“以后就知道什么东西值钱了。”父亲解散了贩人集团，考着古，开始了恋爱。当时校园里流行自由恋爱，受家庭影响，父亲对于自由恋爱的理解就是“类似于嫖的一种行为”。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父亲遇到了母亲。

母亲是个清华学生，理科，来到北大想感受一下文科大学的气氛，却见到了父亲。多年的犯罪生涯使父亲的气质十分沉静，母亲一眼望去，他像郁达夫，他像徐志摩，像普希金，像雪莱。

父亲看到这个清瘦女孩，忽然想起年幼时丢失的姐姐，姐姐的模样已记不清了，只是和这女孩一样有种傻乎乎的劲，不由得流下泪来。母亲见到长椅上的人无故掉眼泪，就证实了自己的推断，这是个诗人。

碰上一个北大诗人的机遇难得，母亲鼓起勇气上前攀谈。面对这个谈诗的女孩，父亲真想把她卖了。她提出的文学问题令父亲痛苦不堪，就借口回宿舍作诗，草草结束了这一交谈，但晚上却失眠了，作了一首诗：

我很精明你很傻，

精明面对错误，

傻中有着美，

我想精明一下你的傻。

写完之后，品来品去，总觉得不怀好意。跑到文学系找来徐志

摩、郁达夫的诗对照，大致相同，这才放下心来，明日送给了她。母亲看了诗，觉得不大对劲，仔细研究了一下郁达夫、徐志摩，见大致相同，就觉得没事了。后来母亲又收到好多诗，总是以“想精明一下你的傻”作为结束语，母亲猜测这种格式属于一个诗派，但怕显得自己孤陋寡闻，就没敢多问。

母亲虽察觉出此人决非“爱国诗人”，但他的气质非常好，又听说他的父亲便是被称为“小便法师”的一代高僧，而他又有着悲惨的童年和沉静的眼，就开始了恋爱。父亲耐心等待着“精明一下”的机会。

6

时光飞逝如电，父母两人沉浸于爱情难以自拔，对于社会演进毫无反应，以至长相也毫无变化，少男少女地进入了六十年代。工作组此时进驻了北大清华，“文化大革命”开始。父亲惊讶地发现自己还很年轻，正要有所作为，不料风流人物已应运而生，晚了一步。

当国内大查海外关系的时候，父亲一日收到了几十封海外来信，是那些被卖到欧洲的小学同学。他们大都命运极佳，欧洲富人时兴收养亚洲小孩，认为白种孩子司空见惯，养着没劲，所以他们长大便是大款。命运不好的，也个人奋斗，欧洲在黑手党之外又多了竹联帮、洪门、青帮。命好命坏的一致觉得赚白种人的钱都赚得没有感觉了，为了给人生找到意义，想回国赚钱。

来信：“落叶必有归根时，飞鸟亦有归林时。”

父亲复信：“如以鸟比喻，我已在林中，劝君仍作长空万里行。”

海外同学再来信：“万里空行非常行，我是中国人，我有中国心。”

父亲回信：“傻x。”

海外同学就此不再来信了。父亲却因海外关系，写了许多检查，反复写的就是一句：“我都说他们傻x了，还不行吗？”当年听他讲过犯罪心理学的学员，现在有人在工作组，就说：“行了。”父亲从此退学回家。

母亲却在那时下乡了。她的大学本科上了十几年，而且一直青春着，校领导都认为她有问题，正逢上山下乡，她学的专业又是地